



《劳燕》的写作源于一封老旧的信件。那是1946年,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刚刚过去一年,战争伤痛犹在四周徘徊。信中,一位名叫“伊恩·弗格森”的援华美军急切呼唤他“亲爱的温德”前来相会。这是怎样一个故事?七十年后,已经没有人去留意信中所述,更没有人会展开想象,编织一段逝去时代的悲歌。张翎却偏偏不肯轻易放下,她从模糊不清的字迹、语焉不详的指称里,寻到写作的灵感。于是,在大量史料搜集整理之后,一个极具女性气质的故事渐渐成型,这就是《劳燕》。

《劳燕》有一个玄幻的开篇。抗战结束那年,三个男人(牧师比利、抗战老兵刘兆虎、美籍援华军官伊恩·弗格森)相约死后重聚。而后,时间过去七十年,三个幽魂如约来到浙西月湖边,互诉别后经历,缅怀烽火岁月。在推心置腹的讲述中,女孩阿燕呼之欲出。她是所有故事的灵魂,是一应讲述的“前景、中景和背景”。换句话说,无论说书人走到哪里、命运如何,无论他们如何努力,都摆脱不了女孩的控制。此后的人生,不管是前进,或是后退,谁也不能无视女孩的存在。

那么,这是一个怎样的女孩?开篇,牧师比利自称,他的“名字和绰号多不胜数”。仿佛要与之形成互文,女孩顺理成章地有了多

重身份:在刘兆虎那里,她是温婉可人的乡间女孩阿燕(姚归燕);在弗格森眼中,她是风的化身、神秘女郎温德;到了比利这儿,她有如神赐,是寓意明亮星星的斯塔拉。如此,三种身份引出三段回忆,好比同一个女孩的三个侧面,叙述交织并行,点点滴滴汇聚成一个完整的阿燕。可是,这样一个集万般美好于一身的女孩又会有怎样的人生?毕竟,说到底,“劳燕”并非什么美好意象。你看伯劳、燕子两种鸟儿,行事南辕北辙,永远没有交错的一天。一个往东,一个往西,终生注定只在“黄姑织女”时分才能相会。

这不正是阿燕的真实写照吗?正如张翎所说,有关那段岁月的故事,无论是对讲故事的人还是听故事的人来说,都不啻于一种折磨。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,遭遇了史无前例的混乱,列强纷争战火连连,抗战完了还有内战。很难想象,一个一无文化、二无背景的弱女子会有什么好结局。阿燕名“归燕”,意思是倦鸟返巢,叶落归根。果然,故事开始不久就有了一次返乡。在被日本人奸污后,牧师比利护送阿燕回家。可没过多久,阿燕就被保守的乡人视作不洁的“祸水”,被弱智“癞痢头”



《劳燕》
张翎著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欺凌、被未婚夫刘兆虎抛弃,几乎走到了“此路不通”的死胡同。

这是一个女性的战场,包裹着尖锐的棱角与强盛的气质,唯独容不下娇滴滴和怯生生。显然,阿燕并不如外表看上去那么娇弱。牧师比利给了她最初的庇护所,但美国人的庇护终究缺乏可以长期持续的理由。毋庸置疑,女人要姿态“好看”地走完一生,靠的不是别人,只能是自己。张翎是勇敢的,不管回溯如何艰险,总有足够的勇气去正视、去面对。这种勇气从笔尖出发,一路不回头地径直走入小说的字里行间。从创

作之初开始,她一直在描写同一种女性:坚韧而勇敢,在命运转折之际,从不会躲在角落默默饮泣、两眼泪垂,更不肯轻易认输服软,有着让男人也不能直视的坚强。

或许,正视、接纳生活的磨难,才是张翎真正愿意呈现的新女性。回到《劳燕》,早在教官弗格森与阿燕第一次碰面的时候,作者就告诉我们,这是一个“非比寻常”的女孩。她将仇恨埋在心底,越是艰险、越是看不清未来,越是要正视苦难,在苦难中安之若素。比如耻辱,战争给了阿燕最深重的耻辱,战争也让她快速长大,牧师比利教给她治病救人的本事,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,她学会了如何在乱世中生存,如何有效地保护自己。读到这里,我们才恍然惊觉,原来“耻辱”不过是外表强大、内里空空的光架子,“只要戳破一个洞眼,它就瘪了气”。

由此,小说呈现出一个不一样的阿燕:前半生磨难重重,后半生独立坚强。此时,比利对阿燕的评价,读起来更像是某种有关命运的隐喻。是的,她就像一片微小的叶子,自有一股静默无声的力量,“在她身上压上一座大山的重量,她依然能从那山石底下探出她生命的芽尖,尽管和山相比,那

片叶子是如此渺小,小得不成比例”。由此,我们看到一个非同一般的张翎,她超越我们的想象,以小说释放她无穷的能量。谈到创作,她曾说,在国家的废墟上,个人的悲伤永远只是狂风暴雨中的小小呻吟。换言之,如果脱离时代大背景,单纯谈论个人如浮萍般飘摇的命运,就好比谈论一座建筑于空中的宫殿,金碧辉煌,美则美矣,却没有根基,摇摇欲坠。

张翎是不同的。因为在她身后,有扎实的历史可资借鉴。作为《战争三部曲》的第一部,《劳燕》以江南女孩姚归燕的遭遇为起点,折射那个时代中国女性的悲剧。她的雄心可见一斑。因此,尽管从未经历过真刀真枪的战争,却不妨碍她写出真真切切的战争创伤。就像她从未经历过唐山大地震,却依然能够写出令人信服的《余震》一样。书中,张翎运用倒叙、插叙、信件、日记、新闻报道的手法把行军、突袭、牺牲、治病、救人等等战场常有的场景写得丝丝入扣,将阿燕、刘兆虎、比利、弗格森千人物塑造得立体丰满、有血有肉。毫无疑问,这是阿燕的战场,也是张翎的战场——在拓宽战争外延、释放创作能量的同时,《劳燕》已然超越了我们“完美写作”的定义。

多年前的一个清早,孙建成来到离家不远的上海动物园散步。不远处一只花豹的举动引起了孙建成的注意。像是受了什么惊吓或是刺激,只见花豹在笼子里上蹿下跳,忽而跃上笼顶,朝紧邻的虎舍张望,忽而又一跃而下,沿笼子打转,然后又再次跃上笼顶……

孙建成预感到有什么情况正在发生,但是这个时刻能有什么事情发生呢?他做着各种猜测,只是还没等他想清楚,却已经在不经意间看到了隔着玻璃墙的虎舍内恐怖的一幕:一个五十多岁的饲养员倒卧在地,正被一只孟加拉虎咬住后脖颈,使劲地拽着。

这一刻,孙建成惊呆了。传说中的老虎咬人竟然就出现在自己眼前,他顿时汗毛竖起,人虚脱一般,连发声吆喝也变得困难了……此时的孙建成经历了人生最惊悚也是最难熬的十多分钟。

警车来了,后来动物园管理人员也来了,游客围了一大群。老虎直到被麻醉后才松口,但饲养员却早已没有了生命迹象。

当虎舍外重重叠叠围成一个个“新闻发布”的圈子,听几个游客绘声绘色地介绍老虎咬人的过程时,孙建成却是一言不发地走了,走得步履蹒跚,失魂落魄。

这以后,孙建成再也没跨进上海动物园一步。然而,这件事对孙建成却是怎么也挥之不去的梦魇,以致时隔这么多年,他在我的追问下提及当时的亲历,声音还微微颤抖。

平时,孙建成就是个善于为他人着想考虑的人,讲究“设身处地”。而被老虎撕咬这样的“设身处地”是可怕的,那一刻,生的希望就在近在咫尺的虎舍之外,却是求生不得,眼巴巴地等待着死神在一分一秒地慢慢逼近……还有,替死者的父母、

悲悯背后是滚烫的心

——读孙建成长篇小说《哭泣的情书》

■张重光

妻子以及子女“设身处地”,又哪一个不是撕心裂肺、肝肠寸断的痛?

这就是孙建成,一个见不得也听不得别人遭遇苦难的人,一个常把他人的苦痛当作自己痛苦的人。这样的性格决定了他的悲情意识,这意识也很自然地融入到了他的作品中。

孙建成是个高产作家,尤以中短篇见长。俗话说文如其人,读他的作品也总能感觉他的厚实、敏锐和诙谐。

说他厚实,是指他的扎实,人物形象扎实、故事结构完整、逻辑推理缜密。好比围棋中的棋形,完整、结实、耐冲击。厚实是因为底子厚,生活底子厚、文学底子厚。这还不够,还必须为人厚道。这里指的“为人”是指创作态度,不猎奇、不走捷径、不哗众取宠,更不自以为是。如此,他的作品才显得沉稳、大气,人物不仅经得起推敲,而且有血有肉,情感丰沛。

孙建成的敏锐不仅来自他的目光,善于发现、善于抓细节;更来自他的内心,极其敏感、细腻。有时候,看到不等于看清,看到也不等于看懂、看透、看完整。没有一颗于幽微处触摸、感受的心,看到的事情再多,再千奇百怪,也只是在猎奇、编故事。他外表给人的印象是斯文、羞涩、不善言谈;然而,他的神经末梢却要比常人发达得多,以至编辑部的人都说,读他的小说再看他的模样,简直判若两人,真不相

信表面平心静气、波澜不惊的他,内心世界竟如此丰富,纤细感性、多愁善感。

孙建成的诙谐是不动声色的,需要细细品味。就像多年前读他的短篇《大哥》,写一个“文革”中精神错乱了的精神病患者(作品中的“我”的大哥)。其言行举止与正常人无异,几乎达到了以“真”乱真的程度,把多年没见的“我”懵得团团转。孙建成将此人物把握得游刃有余,栩栩如生,好玩处,常引得人忍俊不禁。只是笑多了,便品味到了其中的苦涩。也许可以这么说,他在很多作品中带给人们的诙谐,往往打着孙建成式的印记——苦恼人的笑。虽说也是一种笑,但更是一种无奈,有时比哭还更让人心疼。

苦难,几乎是他很多作品中所表现的主题。譬如,他近年写的《走在回家的路上》,近两万字的散文,写去中国台湾迎取失散六十多年的祖父骨灰的过程,把一个家庭在分离中的苦难表达得淋漓尽致。好几个朋友跟我说,难得一见的好文章,读着让人百感交集。记得他在结尾处这样写道:“这是一个平民在乱世中注定的命运:坎坷、屈辱而多舛。”短短二十几个字,道尽了他对命运的无奈与愤懑。

如今,这“注定的命运”又一次在他的长篇新作《哭泣的情书》中得到了生动的展示。小说以书信体的追述与现实的叙述在时空上互为交叉,揭开了一段震撼人心



《哭泣的情书》
孙建成著
文汇出版社出版

的隐秘历史。作品的男主人公方民对其同学席子娟苦恋十多年,而席子娟则始终回避躲闪,行踪扑朔迷离。苦恋的过程犹如剥笋,方民不得其门而入,被拒千里之外。好在天无绝人之路,期间,每得到一个“真相”,就像笋剥去一层外壳,离成功又近了一步。就这么剥去一层又一层,而当所有的外壳都剥离干净,大家以为九九归一,到了“有情人终成眷属”的时候,席子娟却选择了自杀。

瘁玉埋香的结局,让人们觉得作者似乎有点残忍,不过相信读者最后会选择原谅,因为席子娟即便活着,也悲情得很;因为没了尊严,选择死亡反而是一种解脱。

书中穿插着方民写给席子娟的三十六封情书,每一封都写得如诉如泣、情真意切。这不由得让人们想起茨威格的《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》。

一个是孤男的单恋,一个是寡女的单相思,却都是情到深处人孤独,爱至穷时尽沧桑。他们的那份炽烈的爱,都是能将读者的心燃烧起来的。

孙建成就是这么一个人,悲天悯人,有时甚至还有点杞人忧天,然而在他悲悯的背后则是一颗滚烫的心。